

Fabrique：製表業——金融中心的資本來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在十八世紀的日內瓦，“Fabrique”（製造業）一詞涵蓋了與製表和珠寶相關的所有行業。本文介紹這一工坊集群如何從宗教改革和胡格諾派避難潮中發展而來，其商人如何為之提供資金，以及它所創造的財富如何轉入銀行業務，使日內瓦成為一個資本中心。

1 何為 Fabrique

《瑞士歷史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DHS）將 Fabrique 定義為受僱於製表業和珠寶業的全體工藝師和工人。日內瓦州立檔案館（Archives d'État de Genève）則將其描述為以師傅行會（maîtrises）形式組織起來的所有制表和珠寶行業的集合；這些行會組織掌控著各門手藝的學徒培養、質素和准入。Fabrique 構成了該城製造業經濟的核心，僱用了其勞動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將金匠、雕刻師、琺瑯師和錶殼匠與製表師本身匯聚在一起。據 DHS 記載，日內瓦製表業約在 1770—1786 年間達到鼎盛。

2 禁奢令與難民的技藝

這一產業的起源在於一種約束和一股技藝的湧入。高級鐘錶基金會（Fondation de la Haute Horlogerie）解釋說，加爾文派的禁奢令禁止佩戴珠寶和炫耀性物品，從而促使日內瓦的金匠轉向製表業。DHS 指出，自 1550 年起陸續抵達的胡格諾派難民帶來了一個專業

精英群體的技藝，尤其是在便攜式計時器方面。兩個來源都將製表師師傅行會的成立時間定為 1601 年，該基金會稱之為世界上第一個製表行會。其章程在此後兩個世紀中規範著培訓和質素，在此期間，日內瓦鐘錶行銷整個歐洲、奧斯曼帝國，遠至亞洲。

3 遍佈全城的工坊

Fabrique 建立在廣泛的勞動分工之上，DHS 將其追溯至 1660 年。製作一塊表需要發條、齒輪、指針和錶殼的製作者，以及雕刻師、琺琅師和精修師的參與。新的行會隨著工作的專業化而出現：DHS 記載，1698 年成立了錶殼匠行會，1716 年成立了雕刻師行會，而 1785 年女性被准許以錶鏈匠身份入行。部分工作則交給了熱克斯地區（Pays de Gex）、薩伏依和汝拉的鄉村工人，那裡的勞動力更為低廉。

在城內，這一行業集中在羅訥河右岸。鐘錶網站 Worldtempus 解釋說，製表和珠寶業的工人因其工作場所 “cabinet” 而被稱為 “cabinotiers”；所謂 cabinet，是設在聖熱爾韋（Saint-Gervais）街區密集房屋屋頂之下的小作坊。這一行業後來擴展到城牆之外的帕基（Pâquis）、普蘭帕萊（Plainpalais）和歐維夫（Eaux-Vives）。質素是一項共同資產，受到師傅行會規則、檢查制度以及代代相傳的技藝的保護——這種集體聲譽的模式，日後也為金融中心所共有。

4 鐘錶商人與通往金融之路

位於 Fabrique 頂端的是 “négociants-horlogers”，即鐘錶商人，他們協調生產、供應原材料、為工匠提供資金並銷售成品。他們的業務需要大量預付資本、較長的付款期限以及對遙遠市場風險的管理，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依賴信貸、匯票和佣金貿易。一些在 Fabrique 中發家致富的家族，後來將這些財富投入了金融活動。

日內瓦市政府對其金融中心的官方介紹明確指出了這一聯繫。其中寫道，十八世紀時，製表業和金銀器業的利潤為銀行業務提供了資金，使日內瓦成為歐洲大陸領先的金融中心之一。《日內瓦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 de Genève）補充說，日內瓦的私人銀行家將資本投放於歐洲各主要市場，Rilliet、Lullin 和 Pictet 家族活躍於巴黎和倫敦，其他家族則活躍於熱那亞、阿姆斯特丹和里昂。同一來源指出，他們認購終身年金和聯合養老保險（tontines）。相鄰的奢侈品行業也呈現出同樣的延續性：DHS 將 Lullin 和 Calandrini 家族列為在十七世紀下半葉使金銀線生產在日內瓦興盛起來的家族之一。

地理條件強化了向金融業的轉移，因為共和國領土狹小，可供土地投資的機會寥寥，而 Fabrique 本身又承擔著商業風險。外國國家貸款，尤其是法國的國家貸款，提供了誘人的回報。於是，製表業幫助積累起來的資本流入了巴黎市政廳年金（rentes sur l'Hôtel de Ville de Paris）、王室貸款、英國公債和荷蘭貸款。對法國債務的這種集中，使日內瓦投資者在君主制崩潰時蒙受了嚴重的風險敞口。

5 社會秩序、競爭與專業化

Fabrique 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中運作。其若干行業的師傅資格只保留給公民和市民（citoyens et bourgeois），這使本地出生者（natifs），即常住外國人在日內瓦出生的子女，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日內瓦州立檔案館指出，本地出生者直到 1738 年以後才被允許從事所有行業，且始終不享有政治權利。他們的不滿助長了這個世紀的政治危機，而這些危機又促使熟練工匠移居他處。

競爭者利用了這些緊張局勢：在納沙泰爾山區和汝拉，農民製表匠在家中為負責協調的組裝商（établisseurs）工作，在日內瓦師傅行會規則的管轄之外生產更為廉價的鐘表。DHS 關於 Daniel

Jeanrichard 的條目——此人自 1692 年起即以製表師傅或金匠的身份見於記載——解釋說，將他奉為納沙泰爾製表業創始人的傳說直到 1830 年代和 1840 年代才出現。該條目認為他組織了當地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製表工坊。在法國，據 DHS 記載，伏爾泰於 1758 年至 1778 年間在費爾內創辦了包括製表業在內的多種手工業。1766 年法國對日內瓦實施禁運之後，舒瓦瑟爾在韋爾蘇瓦建設一座設防商業城鎮的計劃，於 1770 年 2 月吸引了 1,200 多名日內瓦本地出生者。

日內瓦的應對之道是向高端市場轉型，專注於奢華鐘錶、裝飾錶殼、琺琅和複雜功能表。這一戰略保住了高利潤率，但也使該行業依賴於對時尚和危機十分敏感的富裕客戶群。保障質素的師傅行會規則，也限制了面對更靈活競爭者時的應變能力。時至今日，數家享譽世界的鐘表製造商仍紮根於日內瓦及其周邊地區。它們的地位建立在數百年積累起來的技藝、強大的品牌、對分銷的掌控以及創新能力之上。

6 啟示

產業為金融提供了資本。據日內瓦市政府介紹，製表業和金銀器業的利潤為十八世紀的銀行業務提供了資金，使該城成為領先的金融中心。

聲譽是集體性的。師傅行會規則和共同標準保護了日內瓦鐘錶的名聲，正如一個金融中心的公信力取決於其全體成員的行為。

專業化是一把雙刃劍。向高端市場轉型使 Fabrique 在面對汝拉和法國的競爭時保住了利潤率，但也使其暴露於危機和熟練工人流失的風險之下。

7 資料來源

-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 “ Horlogerie” (Fallet, Veyrassat) 、 “ Dorure” 、 “ Jeanrichard, Daniel” 、 “ Ferney-Voltaire”及 “Versoix” , hls-dhs-dss.ch (在線條目, 未註明日期) 。
- Archives d'État de Genève , “Genève au XVIIIe siècle” , archives-etat-ge.ch (未註明日期) 。
- Fondation de la Haute Horlogerie , “Genève, une immense Fabrique de montres” , hautehorlogerie.org (未註明日期) 。
- Worldtempus , “ Quand Genève était un grand atelier” , fr.worldtempus.com (未註明日期) 。
- Ville de Genève ,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 geneve.ch (未註明日期) 。
- *Encyclopédie de Genève* , “La banque et la finance” (Jean-François Bergier, Armand Brulhart, Robert Iselin, Marian Stepczynski, Jean-Daniel Vermeil) , encycloge.org (未註明日期)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fabrique-watchmaking-capital